

暖心

硅谷飘出了中国味儿



朱镇中在后厨掌勺。

李玥摄

意调查机构的数据显示,20世纪80年代,70%的美国人对中国有好感或极有好感,并对中国文化感到好奇。朱镇中在餐馆聚拢着他的中国菜的粉丝,将这间餐厅打造成文化交流的场所,他辟出一个小房间做教室,每个星期六花3小时现场教学4道中国菜,哪怕学会几句中文都让美国人很新鲜。

有一次,他开车超速被拦下,常吃喜福居的警察是这位老板的粉丝,原本要开出的罚单换成了一纸警告。他还把教案出书,起名《A Passport to Chinese Dining》(中餐宝典),像中国护照一样,红色封皮上烫着金字。帮助他出书的美国朋友评价他不断创新、不断改进、不断尝试,和硅谷创业的价值观念完全契合。

那我也算是Ph.D(美国博士学位)毕业了。我常常这样自嘲,poor,hungry,determined(饥饿、贫穷、上进)。他把菜谱当做自己的博士论文。

排队的客人徘徊在门廊,与厨房仅隔着一道透明玻璃,煎炒烹炸的过程尽收眼底。朱镇中一边把一勺红烧牛肉浇头码在拉面上,一边与进出的客人高声打招呼。在这碗面的制作过程里,有20多人喊着加油、棒极了,与老板隔着玻璃对话。有时候,推门进来的客人会因为看见了镇店之宝北京烤鸭,高高举起大拇指。

中午一点半,喜福居250个座位几乎全部坐满。朱镇中穿梭在就餐区,不时端起茶壶为客人添茶,抬手做出请的手势。遇到北京烤鸭、麻婆豆腐的客人,他俯下身,对着这些西方面孔讲解中国美食的典故。我最乐意为人效劳。他一直关注着餐厅的各种细节,不停地调整着空桌子上餐具的位置,就连没有对齐的筷子也不放过。

这些桌子周围,聚集着来自苹果、谷歌、英特尔以及大大小小的初创企业的食客。他们站在浪潮之巅,掌控着当今世界最前沿的互联网技术。乔布斯会在高峰期为了等一张桌子等待40分钟,贝瑞特在餐后甜点里发现了一张写着世界总是张开双臂接受有才能的人的纸条。在朱镇中的印象里,硅谷有90%的CEO都来喜福居品尝过中国味道。

来来往往的食客里,朱镇中发现黄皮肤黑头发的华人身影增多了。相比洗衣店、杂货店、餐馆这些老一代华人谋生的主要方式,新生代华人更多在经济、科技、艺术等领域崭露头角。

在硅谷,1996年华人人口比例就超过10%,中国味儿也丰富起来。道路两侧,商家的最新广告语里出现震撼登场等中文字样。谷歌所在地山景城中心一条不足1公里的街上,与中国有关的商店就有14家。分散在硅谷各县市的苹果公司,每发布一款新产品之前,周边的中国餐馆都将收到因加班而产生的大笔外卖订单。在这片拥有着大量中国制造业的土地上,越来越多的中国头脑参与创造世界高科技的新高度。

每年,苹果、谷歌、脸书等公司吸纳着从斯坦福、南加大等知名学府毕业的中国毕业生。企业也因为这些世界上最具创造性的头脑营造了独特的企业文化,比如工作时间累了可以睡觉,饿了可以去吃免费餐、甚至可以带自己的宠物上班。朱镇中也与时俱进向硅谷学习,为了方便员工上下班,他把员工宿舍安在了餐厅附近的社区。他一笔一划用中文写下勤能补拙、学无止境,贴在厨房里,鼓舞士气。

一些华人已经成为喜福居的常客,他们讲着流利的英文,用麻婆豆腐、酸辣汤安抚着思乡的青。老板朱镇中不厌其烦地和这些中国头脑分享着他的创业历程。而来自故乡的年轻人,则向他传递着大洋彼岸的中国速度。

和这里相隔上万公里、被中国互联网创业者视作圣城的中关村创业大街上,人们谈论着投资、融资这些经常出现在硅谷的名词。他们把乔布斯、扎克伯格视为偶像,喜欢模仿硅谷成功人士永远T恤加牛仔的扮相。

这两年,朱镇中也接待过许多穿越太平洋取经的中国考察团。而在喜福居,一些外国客人渐渐能用简单的中文对话,指着菜单流利地念出中文菜名。他们和华人朋友讨论着中国的互联网动态,还有网红、直播这些新概念。

下午2点半,朱镇中终于能坐下来享受他的午餐。在吃饭的30分钟里,他的话始终没有离开过对菜的评价。邻桌的客人凑过来与这位大厨探讨中国菜的火候,他干脆把工作餐推到一边,一口气讲了10多分钟。

他也给食客讲北京的故事。当朱镇中第一次去中国时,大董烤鸭还叫北京烤鸭店。近10年,这只北京烤鸭频繁向欧美取经,中西合璧,一路杀进国际秀场,成为朱镇中最佩服的中国餐厅。

再过几个小时,朱镇中将迎来一天里的下半场战斗。这片长约48公里的狭长谷地上,公司里的灯光一盏一盏熄灭。在每天都在加速创新的硅谷,许多食客将沿着101号公路,奔向这个点亮中国灯笼的地方,享用中国味道。



扫一扫看H5和视频

蒋肖斌

一周暖闻

上海街头放了台冰箱



前些时候上海西康路上突然放了一台红色的冰箱,不仅装满了食物,还写了行大字:食物免费领取。

在冰箱出现的前半个小时,没有一个人来取食物,渐渐地,有人停下来好奇地看一看;再后来,上午的食物会在一个半小时被领光,下午放的晚上8点前就领光了。但自始至终,没有哄抢,没有浪费。

一次,来取食物的是对面工地的保安,这个中年人得知食物免费,就怯生生地拿了一份。后来,附近工地农民工经常来拿,也从不多拿。

这是一个公益组织仿照国外流行的分享冰箱发起的项目,西康路的这台冰箱来自旁边饭店的老板。食物一部分来自饭店内多余的食料,每天供应20~25份炒菜,还有一部分来自爱心企业,免费提供一些临近保质期的食品,如月饼、糕点。

在昏黄的灯光下,打开冰箱的一刻,放食物的和拿食物的人,都暖暖的。

捐肝给陌生人,收获一个新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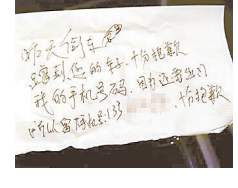
在芝加哥郊外的一场教堂婚礼上,新娘Heather Krueger要感谢她的丈夫、捐肝给她的陌生人。对,这是同一个人。

几年前,Heather被诊断患有肝病,医生说可能只有几个月的生命,除非进行肝移植。Chris Dempsey偶然听人说起女孩的遭遇,把自己放到女孩的处境中考虑了一下,就作出了捐肝的决定。

我在海军陆战队待过4年,在那儿学到了绝不轻言放弃。于是我告诉自己:嘿,如果我可以帮助她,那就去吧。肝脏配型成功,去年3月,Chris把自己55%的肝脏移植给了女孩。手术后,两人在恢复期同住一间病房,关系一点点亲密起来。就这样,他给了我部分肝脏,一年后,她给了他一整颗心。

婚礼上,Heather宣读誓言:你是我所见过的最令人难以置信的人。真的,你让我觉得每一天都是如此美妙。因为你,我开始了第二次人生。我相信,Heather一定是丈夫真正的心肝宝贝。

大学生蹭车 直接转账车主半月生活费



家住重庆渝中区的史先生,车被别人刮蹭了,可是他一点儿也不生气。

那天晚上加完班,史先生来到重庆师范大学操场的停车位,发现挡风玻璃上夹着一张纸条。仔细一看,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昨天倒车,蹭到您的车子,因为还要出门,这是我的手机号码。

史先生发现车身左侧的确有一小部分掉漆凹陷。打过去电话,是一个大男孩的声音。原来,李同学是大四学生,借人车送同学赶火车,倒车一不留神就蹭上了。由于赶时间,只能先留下字条。

李同学爽快承认了自己的责任,并表示不管多少维修费用都会承担。李同学主动加了史先生的微信。刚加上不久,史先生就收到了对方转账的700元。史先生感慨不已:他不仅没有跑,还主动承担责任,并且非常信任我这样一个陌生人。

李同学是这么说的:答应了的事情就要负责。其实700元相当于我大半个月的生活费,但换位思考,谁遇到这种事都很闹心,如果我再跑了,车主一定会更闹心的。留字条的时候我就想好了,我虽然改变了这个世界,但可以从自己做起。

爸爸把儿子的简笔画 变成现实



一个外国爸爸,有个6岁的儿子,平常喜欢涂涂画画。这个爸爸是一个PS高手,因为他爱子心切,把他儿子的画都PS成了现实版。

不过,小孩子的画嘛,你懂的,没有经过专业训练,歪歪斜斜。所以,一旦变成现实,着实有些另类:两个轮子的汽车、四条腿在一个平面上的斑马、翅膀不对称的蝴蝶、六条腿的螃蟹。有个这么认真的老爹,不知道儿子长大后面对自己的大作,是什么感觉?

上午11点半,73岁的朱镇中身穿白色西餐厨师装,立在喜福居的门廊迎客。在以T恤加牛仔的乔布斯式着装为标配的硅谷,他这身每天都要熨烫的行头格外扎眼。他身后一样显眼的,是喜福居亭子状的中式红色门头、5个大红灯笼,以及每扇门上镶嵌的碗口大的铜钱。

他能一口叫出客人的名字,伸出掌勺的大手用力握住客人的手,嘴里跟出一溜对方常点的菜和饮食习惯。看着客人惊讶地张大嘴,他得意地大笑。Personal touch(人情味)是我的独门秘籍。他眨着眼睛,假装捂嘴,露出神秘的表情。

对每一位来用餐的客人,他都微微鞠躬、微笑,无论对方开跑车还是坐轮椅。从喜福居开业的第一天,他就决定,把每一天都当成是开业的第一天。

20岁时,朱镇中第一次站在旧金山望向茫茫太平洋。他出生在四川,1963年跟随建筑师父亲移民美国。这一年,《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从东海岸的华盛顿传出,不同种族、肤色的人被马丁路德金的演讲激励。随父亲辗转四川、上海、台湾、香港,这个肚子里的记忆全是来自中国味道的年轻人,梦想着开一家中国快餐店,让美国人爱上中国味道。7年后,他在美国的厨房里烹出中国的宫保鸡丁,朱大厨(Chef Chu)快餐店初创。

在它第一次升腾起中国味儿的炊烟时,这片狭长谷地还未被称作硅谷。8个辞职创业的叛逆年轻人,成立仙童半导体公司,随后,Intel、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AMD(超微科技)先后诞生。

朱镇中在门口迎客不久,挂着大红灯笼和中国山水画的餐厅里,英语、中文、西班牙语、法语此起彼伏,服务员切换着英语、粤语和普通话接听外卖电话。每天,这里要为1300多位客人提供200公斤鸡肉、45公斤牛肉、45公斤虾、100只手撕鸡和近1000个锅贴。蕴含着中国味道的餐食,被端上不同肤色食客的餐桌。朱镇中常常亲自主厨,硅谷集聚着世界上最具创造力的科技公司,但没有一家公司能简化这间厨房对火候的要求。

喜福居的就餐高峰通常从中午12点半开始,为了吃上中国味道,花上30分钟等待一个座位是常事。但在46年前,人们甚至不愿拿出3分钟点一个这里的外卖,开业半年顾客寥寥。

窝在后厨跟大师傅学掌勺的朱镇中经常向顾客取经,总结出菜色单一、没有座位、无法聚餐三个原因。半年后,他摆了30把椅子,把快餐店改成了餐厅,在12道菜基础上增加麻婆豆腐、干烧明虾、葱爆牛肉等菜品。一年后,餐厅开始排队。朱镇中的餐厅里,渐渐出现喜欢穿T恤、牛仔的年轻创业者。1971年《商业周刊》首次称这一地区为硅谷,蜂拥的人将半导体和计算机硬件视为新的金矿。

美国胃渐渐认可了朱镇中餐馆里的中国味道。1972年,当尼克松推开中国的大门时,北京烤鸭征服了这位新学会使用筷子的美国时任总统。中美建交后,朱镇中回到中国取经,一刻不停地吃和学。他带回张口就来的京腔和北京烤鸭的制作工艺,打破传统中餐上菜手法,改成西餐按位上菜,开创中菜西吃。做外国人也能欣赏的中国菜,是他给自己的任务。

朱镇中捏着两只勺子,随服务员把一道北京烤鸭端上餐桌。鸭子的脂肪都剔掉了,你看它的皮,香脆,再看它的肉,鲜嫩。勺子在指尖发出清脆撞击声,他像说快板一般用流利的英语介绍着北京烤鸭。等客人咀嚼着食物发出非常美味的赞叹后,他得意地连续敲响勺子,抬起两只手臂比划出鸭子扇动翅膀的造型。

人们甚至不愿拿出3分钟点一个这里的外卖,开业半年顾客寥寥。

窝在后厨跟大师傅学掌勺的朱镇中经常向顾客取经,总结出菜色单一、没有座位、无法聚餐三个原因。半年后,他摆了30把椅子,把快餐店改成了餐厅,在12道菜基础上增加麻婆豆腐、干烧明虾、葱爆牛肉等菜品。一年后,餐厅开始排队。朱镇中的餐厅里,渐渐出现喜欢穿T恤、牛仔的年轻创业者。1971年《商业周刊》首次称这一地区为硅谷,蜂拥的人将半导体和计算机硬件视为新的金矿。

美国胃渐渐认可了朱镇中餐馆里的中国味道。1972年,当尼克松推开中国的大门时,北京烤鸭征服了这位新学会使用筷子的美国时任总统。中美建交后,朱镇中回到中国取经,一刻不停地吃和学。他带回张口就来的京腔和北京烤鸭的制作工艺,打破传统中餐上菜手法,改成西餐按位上菜,开创中菜西吃。做外国人也能欣赏的中国菜,是他给自己的任务。

朱镇中捏着两只勺子,随服务员把一道北京烤鸭端上餐桌。鸭子的脂肪都剔掉了,你看它的皮,香脆,再看它的肉,鲜嫩。勺子在指尖发出清脆撞击声,他像说快板一般用流利的英语介绍着北京烤鸭。等客人咀嚼着食物发出非常美味的赞叹后,他得意地连续敲响勺子,抬起两只手臂比划出鸭子扇动翅膀的造型。

美国前国务卿舒尔茨 就好这一口。1987年,他邀请朱大厨去白宫做客,不仅到到访的法国前总统希拉克称赞朱镇中是美国最好的中餐厨师,还力荐前总统里根去喜福居品尝中国味道。

我毫不意外。回忆起20多年前的场景,这位老板环抱着双臂,挺直了腰板,这片土地给了创业者成功的机会,前提是你得足够努力。喜福居也见证了许许多多全力以赴实现梦想的年轻人的成长。餐馆里的常客贝瑞特被任命为英特尔公司副总裁,乔布斯创办苹果6年后,身价一夜暴涨,登上《时代周刊》封面。

此时,在太平洋彼岸的中国,一位叫陈春先的科学家访美后,大胆提出要在中关村建立中国的硅谷。1988年,中关村成为国务院批准成立的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

在经营餐馆的过程中朱镇中发现,美国人对华人的态度也在转变。美国民



朱镇中站在餐厅门廊迎客。

执笔:中国青年报 中青在线记者 李玥
视频编导 李玥 孙亚男
H5制作:中青融媒工作室
文稿编辑 蒋薇薇

从美国旧金山沿101公路一路南下,苹果、谷歌、推特、脸书等上千家高科技公司依次登场。这片长约48公里的狭长谷地中,1%的人口创造着美国5%的GDP。

在被互联网创业者视为圣地的美国硅谷,有一家店面与互联网完全无关。这间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斯阿图斯市的中国餐馆里,英特尔前总裁贝瑞特有自己的专座;雅虎创始人杨致远是这里的常客;苹果创始人乔布斯会为了了一口

中国味道排队40多分钟;脸书的首创者扎克伯格常穿着标志性的灰色T恤,挽着妻子来这里享受周末。这里的招牌菜北京烤鸭是美国前国务卿舒尔茨非常迷恋的中国特色。

在美国媒体票选的硅谷16个著名景点中,这家名为喜福居的中国餐馆和脸书、谷歌、斯坦福大学等一道上榜。美国媒体评价,所有怀疑靠个人努力就能实现梦想的人,都应该来和喜福居老板朱镇中聊聊。

曹林

暖评

理解医生辛苦 更要理解他们回天无力时的无奈

一条新闻,看着让人感觉暖暖的。医患关系并不怎么和谐的语境下,更让人眼眶湿润。

老人经历6小时抢救后苏醒手写护士没吃饭。近日,陕西咸阳一位7旬老人在医院经历6小时的抢救后苏醒,醒后第一件事,就是向护士要过笔和纸,颤抖地写下护士没吃饭五个字,当时护士的眼泪就下来了。老人的家属随后还为护士买来了食品。她老伴说:其实现实是将心比心,多互相理解。

这种将心比心的彼此体贴太重要了,与医生打交道,我深有体会。有一次带孩子去看病,挂了个专家号,等的时间挺长。对这条护士没吃饭的暖新闻,感动之余,我想到了另一个角度:哪行哪业不辛苦呢?医生最需要别人理解的也许不是他们的辛苦,而是他们的无奈。

这是一个有好结局的故事,老人经历6小时抢救后苏醒过来了,充满感恩,心疼护士没吃饭,第一件事就是表达感谢,让护士吃饭,医护人员感觉被体贴了,都心里暖暖的。可如果情节稍微变一下,某个时间,急救室里一群医护人员抢救一个老人,遗憾的是,经过6小时的努力抢救无力回天,结果会是怎样呢?这时候,我想到了另一个问题:医患还会是这样让人感动的温暖剪影吗?

医治结果很好,患者能体会医生的辛苦,这很让人欣慰。但这种情况有这样的和谐是比较容易的。不容易的是,如果抢救结果并不好,患者还能体贴

医生的努力、辛苦和那种面对生命逝去却无能为力的无奈感吗?可惜医院里有很多悲伤的结果,医生不是神仙,医生无力挽救每一条生命,医学还有很多遗憾,他们只能尽力跟死神赛跑,很多时候都会是令人遗憾的结果。医生们最需要的,可能就是那种回天无力时的理解,理解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所付出的辛苦、尽力而无奈。看看新闻会发现,医患冲突多数是发生在那些结果很遗憾的情况下,抢救无效,家属失去理性,悲痛中把矛头指向医护人员。

想起本报记者贺延光拍过的一张照片,非典肆虐时,医生竭力抢救一个非典患者,最后还是没能抢救过来。一个心力交瘁的医生面对躺在手术台上死去的患者,背对着镜头,双手叉腰束手无策的样子。人们应该记得,那一年,非典中死去的相当一部分人是医护人员。

这时尤其需要将心比心,医生应该能够理解抢救无效后家属的悲痛欲绝,专业之外多点儿人文关怀。家属更要理解医生,医生尽力了,人类在疾病面前还远远做不到药到病除妙手回春。医生与患者之间,不是消费关系,不是你付了钱就可以要求医生能治好病,医生只是接受了患者的托付尽力去治疗。这是他们的职业,他们凭什么不去尽力呢?就像一个有新闻追求的记者,面对一个新闻,他凭什么不尽力去挖掘事实真相呢?

医患冲突,很大一个方面就源于患者对医生不切实际的期待,以我是消费者、我花了钱、我有向你提要求的权利之优越感,自然就失去了对医护人员之辛苦尊重,而会理直气壮地认为,我花了钱,你辛苦是应当的,我花了钱,理应替我治好病。失去了对别人劳动的尊重,没有对医学的理性认知,也就没有将心比心的理解。而这种理解,其实是辛苦的医生们最期待的。